

三十三冊

卷之十二

文獻指掌二

林下筆記

新子集卷之十二

文獻堂藏書

禮記

孟子

詩經

書經

春秋

易經

新子集

班固集

林下筆記卷之十二

文獻指掌編目錄二

檀君墓

箕子墓

赫居世墓

賀禮

誕日

節日

新羅官數

班會禁私禮

朝體

朱悅旣直

禁在外

上官定日

百官罷朝

宦官

朱紫之秩

馬鈴

巾幘之制

真平玉玉帶

三國冠服論

百濟品服

禮服

品帶

新羅衣冠之名

禁白衣

玉龍記

染紫色

婦人服

婦人文墨

禮俗

孝家里

掘地得石鐘

孝行錄

小中華之館

北髻

倡女

私家祭禮

私廟制

金子粹上疏

世子印

國寶躍出

無時起復之譏

新書告身

崔瑀妻葬用王后例

辛禍妃

崔瑩墳

教令

異僧

唐賜禮書

朴先生簿

璿譜歷年

太上王服色

尚書五十二字之偽

高麗本孟子

皇朝求書

朱子四書

周易東來之始

宋賜大藏經

請書宋朝

上都堂書

諸賢文集

賜國老宴

檀君朝覲

善德王

大唐太平頌

使蜀

小華集

朴寅亮表文

獻日本車

金匱輟詩才

朝宋賡詩

靖康之謫

女真寄書

托疾求醫

迎徽欽假途

武人書狀

元時張元績被留

制治六衛

五軍之制

都摠制府

碧骨堰

麗朝田稅

投金江

鄭夢周奉使入都

威化島倡義

立享昌本末

李仁任謚

郭壯元墳

鄭夢周聘倭

遼使口對

箕子樂

新羅樂

處容舞

百濟樂

高麗樂

音樂

罪李仁任

高麗杖式

新羅科制

高麗科制

百字科

放榜教書

氏族赴舉

簾前重試

高孝冲韻詩

筆法

畫法

芍藥應製

任鴻門生

代父行隊

龍頭會

崔文憲門生

科場糊名

黃牌

十五登第

紅粉榜

門生掌試圖祿序

銓選之獎

武科

雜科

東國太學之始

東國之師

始韋太學

藏書之始

儒門十二徒

養賢庫

釋奠之始

安祿議置國學

納婢成均館

攷閱新購書

益齋問答

明倫堂授業

文章

益齋太祖紀年

高麗寶錄

朱彝尊書高麗史後

三韓之地

宿衛

戶口

萬積之愛

糴糴之始

解由

新羅官職抄

封君之始

相府

相府

寄宰相書

寵詞林學士

皐王詩

宗親不任以事

書筵官分四番

經筵斥佛

弘文館

林下筆記卷之十二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檀君墓

墓在平安道江東縣西三里周四百十尺按輿地勝覽云在右縣雖無的證而自古傳說必有以也本朝正宗十年置守護軍二名定禁標三十步

箕子墓

墓在平壤北兔山李晬光曰聞中朝河南地亦有箕子墓云又索隱云箕子墓在梁國蒙縣然則平壤亦

謂箕子墓蓋其後嗣之所藏也本朝壬亂倭掘左邊
深一丈許堅不可鑿俄而樂聲自壙中出賊悞而止
亂平後改立新碑韓漢書之以鐵釘穿附舊碑立于
新碑之後建丁字閣

赫居世墓

赫居世昇天七日遺體散落于地國人欲合而葬之
有大蛇逐禁各葬五體為五陵亦名蛇陵

賀禮

高麗人日賀人勝祿牌立春賀受春幡子新雪賀小
雪後大雪前有雪則賀

誕日

高麗成宗以生日為千春節節日之名始此後改為千秋節穆宗長寧節德宗改仁壽節為應天節靖宗長齡節文宗生平節又成平節以太子生日為長興節宣宗天光節肅宗大元節韻玉作咸寧節太子昌寧節睿宗以皇太后生日為至元節太子永貞節又作安貞仁宗以永貞節為慶龍節毅宗河清節明宗乾興節太子天禧節神宗咸成節熙宗壽祺節又壽成節康宗光天節高宗慶雲節元宗以太子為壽元

節

節日

上元樂飯自新羅始二月初一日花朝乘曉散松葉
於門庭俗言惡其臭虫而作針辟三月三日曰上巳
俗言踏青節人皆出遊郊野有花則剪葉設酌又采
新艾作雪糕而食四月八日燃燈兒童剪紙為旗剝
魚皮為鼓巡閭巷乞燃燈之具名曰呼旗至是日家
家樹竿懸燈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席於門庭菖蒲
於酒都人樹棚衢市設鞦韆之戲六月十五日曰流
頭高麗官官輩避熱於東川散髮于水浮沉而飲酒
祓除不祥曰以是日作水團餅而食之七月十五日

俗呼為百種僧家聚百種花果設盂蘭盆又中秋玩月九日登高冬至豆粥庚申不眠皆古俗也

新羅官數

憲德王三年始御平議殿聽政國官月六參文班七百十負武班五百四十負六拜舞蹈而退至堂級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

班會禁私禮

高麗顯宗十四年司憲治奏百官於朝會跪膝私語或單拜起居唐突班行殊失朝儀請加嚴禁從之十六年禮部奏準御史臺格請於朝廟禮會班行切禁

私禮從之

朝禮

高麗忠烈王時僉議密直令坐李齊賢曰令坐之禮
先至者離席北面立後至者依立一行而揖同至席
前南向兩拜離席北面而伏以叙寒暄復至席前南
向兩拜離席北向一行而揖乃坐知僉議以上至則
密直皆下庭而立東向上北俯首低手僉議立于其
上一行而揖升堂拜揖皆如前儀就得僉議一人同
坐更無庭迎之禮惟首相至則丞相以下皆下庭東
向上北而迎之首相西向對揖然後升堂拜揖亦如

前儀首相獨坐於東謂之曲坐丞相以下一行而坐
首非政丞不由坐無庭迎錄事啓事于前各以其意
言其可否錄事往返其間餘則端坐不言又曰今則
會議密直增置其員又各有商議之判官三司坐于
丞相之上左右使坐于評理之上下旅進而羣退往
往高談大笑閨房夫婦之私市井米鹽之利靡所不
談此之奇事孔雀牧丹之問又各一時也都評議使
司據朝廷所頒降儀註及本國舊儀衆定三品見一
品四品見二品五品見三品六品見四品七品見五
品八品見六品九品見七品拜禮則頓首再拜揖禮

則躬身舉手齊眼下致敬上官居上下官居下行禮
上官隨立無答路次下官避馬不及避則下馬上官
不下馬放鞭過行憲司省郎所屬六部官及師長親
戚不在此限其上官從優答禮亦許任意行私禮自
一品至九品差一等者拜禮則頓首再拜上官控手
答拜揖禮則躬身舉手齊口下致敬上官舉手齊心
答禮路次下官避馬不及避則下馬上官亦下馬揖
禮如上儀諸官品相等者拜禮則控手再拜揖禮則
左右各舉手齊口下致敬東西相對行禮路次馬上
舉鞭相揖凡民間拜禮子孫弟侄甥婿見尊長生徒

見師範婢僕見本使行頓首四拜其長幼親戚照依
等次行頓首再拜禮答受從宜平交者行控首再拜
禮凡民間揖禮驗尊卑長幼行上中下禮凡官民相
見不許行胡禮疏見路次不許行拜禮只行揖禮

朱悅伉直

版圖判書朱悅性伉直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言悅坐
聽宰相語吏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然則君上
之言將掘地聽終不屈

禁在外

趙浚等上書曰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孰已委質從

仕則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親親省墓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月廢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也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李昉光曰高麗時元正前後並七日給假停廢一切公務而本朝則無此例矣

上官定日

恭讓王元年大司憲趙浚上書曰凡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累日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緩其文書錢穀皆為奸吏所容匿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大

小員吏自下批後京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關謝恩
即行上官赴任

百官罷朝

恭讓王四年禮曹言每當朝會禮畢上坐殿而百官
先出非禮也請自今禮畢上起入內羣臣鞠躬抵送
訖以次出又御報平廳刑官親啓斷獄從之

宦官

崔提學萬理上書極論宦官著軟脚烏紗帽不合古
制依中朝著冠其言曰自古宦官權傾天下者甚多
然不能易其冠蓋以閹寺之類不可混於縉紳駸人

視聽也宦官側目議遂寢

朱紫之秩

新羅法興王七年始製百官公服朱紫之秩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真德王四年教真骨在位者執牙笏文獻通攷曰新羅朝衣尚白

馬鈴

新羅軍金銀銅鐵為鈴大小隨位高卑懸馬上將軍大監以下各以猛獸皮繫鳥羽大小長短亦視位置杠上謂之花

中幘之制

後漢書曰高句麗公服皆錦繡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衛滿朝鮮椎結衣服藏男女皆衣曲領

真平王玉帶

皇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予聞真平大王所服歷代傳寶藏在南庫遂開庫覓之風雨暴作白晝晦冥擇日齋戒然後得之

三國冠服論

史臣曰吾東自三國以來冠服皆循土風新羅武烈王法唐制儀章服飾稍擬中華高麗光宗始定百官

公服中因兵火儀文散逸毅宗永唐制詳述朝廷儀
注上而冕旒與服下而百僚冠服皆斟酌纂述事元
以來開剃辮髮龍襲胡服殆將百年及大明當天文軌
攸同賜王冕服王妃羣臣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
一新得免胡元左衽之俗

百濟品服

古余王令六品以上服紫以銀花飾冠十一品以上
服緋十六品以上服青七品紫帶八品皂帶九品赤
帶十品青帶十一品十二品黃帶十三品至十六品
白帶

禮服

高麗仁宗十八年詔定禘禮服章一品七旒冕五章
二品五旒冕三章三品無旒冕

品帶

高麗忠烈王改章服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帶
七品以下黑帶

新羅衣冠之名

冠曰遺于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禁白衣

忠烈王元年太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

之色也國人自著我服多楊以白紵衣木制於金之
象也請禁白衣服

玉龍記

恭愍王六年司天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
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本幹之地以黑為父
母以青為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灾風俗者君
臣百姓衣服冠蓋樂調禮樂作用是也今後文武百
官黑衣青笠僧服黑中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
密凡器用鍮銅瓦甍以順土風從之安鼎福曰殷人
尚白箕子東來白馬朝周則因其舊制也東人之尚

白說者謂箕子遺俗其說信然矣今東人之大冠白衣婦人之首飾猶有舊制之可言蓋殷學即周弁之類

染紫色

鷄林志曰高麗人善染采紅紫尤妙云今紫色猶勝於中國

婦人眼

宋史曰高麗男子巾幘如唐裝婦人鬟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貢之以簪旋襖重疊以多為勝

婦人文墨

東方婦人文墨之才高麗有龍城倡于吐彭原倡動
人紅解賦詩本朝有鄭氏成氏金氏鄭氏詩昨夜春
風入洞房一張雲錦爛紅芳此花開處聞啼鳥一咏
幽姿一斷腸成氏眼帶淚行淚育藏萬里心門外紅
桃一時盡愁中白髮十分新金氏境僻人來少山深
俗士稀家貧無斗酒宿客夜還歸

禮俗

周史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皆
從往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宋徐兢曰飲食
用俎豆文字合楷隸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

采下而閭胥函卷經館書社三兩相望皇朝宋濂曰
箕子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夷實存先王之遺風正
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

孝家里

新羅景德王十四年熊川州板積鄉人向德以孝稱
王嘉之賜租三百斛宅一區口分田若干命有司立
石紀事後人稱其地孝家里

掘地得石鐘

憲德王十年年梁人孫順家貧與妻傭作以養母順
有小兒每奪母食順患之謂妻曰兒可得母難再求

乃負兒歸掘地欲埋之忽得石鍾甚奇妻曰得異物
殆兒之福不可埋也持兒與鐘還家懸鍾於梁撞之
聲聞王宮王聞之嘉歎曰昔郭巨埋子天賜金釜今
孫順埋兒地出石鍾前後同符乃賜家一區歲給米
五十石

孝行錄

忠肅王時永嘉府院君權溥與其子準哀集歷代孝
子六十四人使其婿李齊賢作贊名曰孝行錄行于
世

朴礎曰國家自庚寅癸巳以上儒臣名士多於中國
故唐家以為君子之國宋朝以為文物禮義之邦邇
本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之館

北髻

東京志曰新羅時以國都北方虛缺女子結髻於腦
後因名北髻至今猶然文獻通攷曰百濟婦人衣似
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為飾出
嫁者乃分為兩道

倡女

高麗肅宗時宋使劉達吳拭來聘在館宴次見鄉粧

倡女台來上階指潤袖衣色綠帶大裙款曰此皆三代之服不意尚行於此

私家祭禮

恭讓王二年判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父母並立家廟朔望必奠出入必告四仲之月必享食新必薦忌日必祭當忌日不許騎馬出接待賓客其俗節上墳許從舊俗時享日期一二品每仲月上旬三四五六品仲旬七品以下至庶人季旬從鄭夢周之言也

私廟制

李崇仁議大夫三廟居中曰大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大廟也中士下士一廟惟禰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大廟祭之

金子粹上疏

恭讓王三年大司成金子粹上疏曰殿下卽位之始修廣演福寺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邀未可必得之冥福貽見在生靈之實裕殿下卽位以

來太廟諸陵未聞有修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
追遠之誠未逮於求福利生之念乞降明勅以寢其
役又曰浮屠之說猶不可信況怪誕荒幻之巫覡乎
國中設立巫堂祈恩之處又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
無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乞明勅有司除祀典
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出入宮掖以絕妖妄以
正風俗成均博士金紹上疏生員朴礎等又上疏生
員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紹金祖學正鄭包學錄黃
善等鳴鼓出之又司藝柳伯淳力止礎等不得言於
知中事成石琯使勿上聞礎等知之共議將不受業

大司成金子粹惡其無禮且怒紹等不告長官擅出
生徒囚紹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衛紹等
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上怒下紹等于巡軍徐居正
曰朴礎辨吾道異端之邪正上疏極論可謂不負所
學矣復禮吾黨之罪人紹之鳴鼓黜之宜也伯淳子
粹倚師席不能辭而闢之反從而沮之又從而罪之
其如師道何如斯文何初王欲殺金紹鄭夢周曰斥
詆佛氏儒者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乞霽寬是一
皆原宥乃筮紹等四十

世子印

忠烈王十七年元賜王世子金印世子賜印前未有也

國寶躍出

辛昌初立馬踰傳國寶匣鎖鑰折寶躍出走

無時起復之議

高麗成宗十一年父母喪百日後所司勸令出仕安鼎福曰斬衰三年貴賤之通喪也麗代君上用以日易月之制臣下百日後供仕時非金革而奪情起復令恤葢任非先王制禮之義孝子報恩之情至此掃地矣忠烈王三年命中贊金方慶除服李齊賢曰三

年之喪五服之制先王所以節無窮之意俾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企而及焉國家約日給暇失禮已甚而況權宜從吉而後行其服者乎

親書告身

高麗顯宗九年以姜邯贊為西京留守平章事王手書告身後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為左衽人世皆榮之

崔瑀妻葬用王后例

高麗高宗十八年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三殿及諸王宰承宣以下爭設祭日至六七奠

務為侈靡百官會葬至以金銀錦繡飾龕室左右列紅燭石室極奇巧史臣曰王后與人主敵體非下人小妾所可得而僭擬也王之待瑞妻如是他日賊瑞之死亦用人主之禮乎賁似道宋之權臣也其母之葬度宗詔用天子鹵簿起墳擬山陵高宗比舉與度宗無異強臣之世執麗運之日衰可知也

辛禍妃

辛禍李謹妃琳之女崔寧妃瑩之女也禍臨刑寧妃縋身舍救有邑吏執裾却之妃大罵曰汝何以手污我乎遂裂去其裾觀者悚動謹妃居開城本第有屏

風折一疊侍婢欲改之妃曰先王親折之不可改也
每遇禍忌日流涕祭之太祖賜二妃各守信田三百
結蓋褒之也

崔瑩墳

崔鐵城瑩秉國政威行中外而一毫不取於人當時
宰樞棋局相邀爭設珍饌公獨糲黍稻炊飯兼陳雜
菜諸客枵腸盡啖公笑曰此亦用兵之謀也每憤林
廉所為盡誅宗族及臨刑乃曰平生未嘗造惡業但
誅林廉過當耳我若有貪欲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
則草不生矣墓在高陽至今禿_禿無一把茅俗謂之

紅墳

教令

宋史曰高麗令曰教曰宣臣民呼之曰聖上私謂嚴公后配曰宮主忠烈二年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改赦曰宥奏曰呈國初凡王教命皆儲稱詔成宗始改為教肅宗又稱詔元宗以後一禁儲擬之事

異僧

世傳元末學士周鍾迤亂為僧來投于贊成尹安叔家安叔知其非常人待之甚厚鍾臨去指一山曰此乃飛龍九折勢九世當大顯又俗傳鈴平君尹陟卒

初定葬地于高阜柩自仄轉而下從其停處而葬之
謂之此淄陵與父安淑墓相去五里

唐賜禮書

新羅神文王六年遣使如唐請禮典並詞章武后令
有司寫告玄要禮並採文詞涉於規誡者勒成五十
卷賜之

朴先生簿

舊例凡享祀禮儀司悉掌之而無文簿屢致錯誤至
恭愍王時禮曹正郎朴尚秉叅證古禮序次條貫手
寫之以為祀典後之繼是任者得有所據朴孝先每

稱其功曰無朴先生之簿則吾豈能為禮務乎

璿譜歷年

檀君一千四十八年箕子四十一世共九百二十九年衛滿三世共八十七年新羅五十六世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八王共九百九十二年高句麗二十八世共七百五年百濟三十一世共六百七十八年高麗三十一世共四百七十五年福昌父子不入此中

太上王服色

忠烈王傳位於世子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黃袍同受

賀時稱三韓盛事

尚書五十二字之偽

顧炎武曰鄧人言出豐熙子坊偽撰又曰近有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渾中堂事記高麗世子禎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

高麗本孟子

安鼎福曰按朱子語類九迹之書孟子仁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智者知也信者實也

合而言之道也此說近是今孟子集註載之而今無其本本國之書例多沒實可嘆

皇朝求書

高麗宣宗八年戶部尚書李資義禮部侍郎魏繼廷等還自宋奏曰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而授之仍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凡一百二十八種

朱子四書

權溥建白以朱子四書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始倡

周易東來之始

周易程傳初來東儒無能知之禹倬閉門月餘叅究
乃解東方易學始此

宋賜大藏經

高麗成宗九年宋史云高麗遣兵官侍郎韓彥恭朝
宋求印佛經詔以大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
百卷并御製秘藏詮逍遙詠蓮花心輪賜之

請書宋朝

宣宗二年宋哲宗立遣兩使奉慰致賀請市刑法之
書太平御覽開寶通禮文苑英華惟賜文苑英華一

書王於興王寺置教藏都監購書於遼宋日本至四千卷悉令刊行文獻通考曰宣王仁賢好問每賓客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

上都堂書

李齊賢上都堂書曰官高而降位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壠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入叅者必經監務縣令至四品例為牧守而所謂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

諸賢文集

桂苑筆耕崔致遠著樂道郊居集姜邯贊著求善集
崔冲著小華集朴寅亮著金文烈集金富軾著復明
齋送稿李仁老著百家衣集林惟正著趙文敏序西
河集林春著我朝崔錫鼎序曰肅宗朝野僧掘地得
銅尊中有西河集印本詩文六卷後孫再茂重刊廣
布李相國集李奎報著金居士集金克己著南陽集
白貞萃著默軒集閔漬著洪厓集洪侃著東菴集李
瑱著松坡集崔誠之著益齋亂稿李齊賢著猗山農
隱拙稿崔澣著謹齋集安軸著鐵城縣芳集李岳著
稼亭集李穀著樵隱集李仁復著齋亭集李達袁著

近思齋逸稿
契遜著
通村集
李集著
牧隱集
李穡著
潘陽二先生遺稿
朴尚秉
朴紹著
圃隱集
鄭夢周著
我朝命盧守愼作序
石灘集
李存吾著
耘谷集
元天錫著
治隱集
吉再著
陽川世稿
許錦等著
獨谷集
成石璘著

賜國老宴

高麗嘗賜國老宴
太師中書令崔冲年高尚無恙于
中書令惟善尚書令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
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
尚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扶
甲狀元盖冲為甲科狀元惟善為乙科狀元冲為中

書令惟吉為尚書令故云

檀君朝覲

檀君百二十七年夏高氏十八年遣子解扶婁朝達
山百九十四年夏后相七年于夷畎夷來賓于夏二
百九十六年夏后槐三年九夷咸賓于夏四百九十
七年夏后蕞元年諸夷賓于王門

善德主

貞觀九年唐遣使冊主為柱國樂浪郡公新羅王史
臣權近曰天道陽剛而陰柔人道男尊而女卑男正
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天地之常經也人君無後當

求宗室之賢以正儲嗣真平無子欲立其女羣臣不能以大義擇立宗室之賢乃採先君之邪志而立其女其亂常甚矣苟有明天子在上當正其名遣使責讓擇立賢君可矣若以避方難同中國則置之可也顧以太宗之英名乃遣使錫命丹女子為郡公國王夫公與王皆主國君民之稱濫加陰柔之身是則尊卑之辨綱常之重太宗自毀而盡棄之矣

大唐太平頌

善德主四年唐高宗永徽五年也遣金法敏告破百濟捷主自製太平頌織錦為文而獻之唐拜法敏為

太府卿以遣之其頌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
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
仁諧日月撫運護時康幡旗何赫赫鉦鼓何鏗鏘外
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顯遐邇通競呈祥四
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
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

使蜀

景德王十五年王聞唐玄宗幸蜀遣使沂江至成都
朝貢玄宗御製御書詩曰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
玉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緬懷阻青陸歲月勤黃圖

漫漫窮地際蒼蒼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
使去傳風教人來襲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
誠矣天其鑑賢哉德不孤擁旌同作牧厚貺比生蘭
益重青青志風霜恒不渝宋徽宗宣和中高麗朝京
使臣金富儀將此詩刻本示館伴李邴李邴上皇帝
因宣示兩府及諸學士訖傳宣曰進奉侍郎所上詩
真明皇書嘉歎不已史臣崔溥曰新羅去西蜀不知
幾千萬里而能遣使朝之其使亦能間關道里得達
其主誠至北感動帝意賜詩崇獎可謂得使臣之體
矣

小華集

麗朝朴寅亮與金覲宋神宗時使宋所著表狀題詠
華人稱之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云其見重如此
至于皇朝赴京使臣門禁甚密不得與中國文人相
接雖有如寅亮之才無以自見矣說郛曰知明州張
中坐私與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廢錮終身云是知禁
制之嚴自宋如此奉使者亦宜慎之

朴寅亮表文

朴寅亮撰表用事精切請復還疆界表云歸汝陽之
故田撫存徧邑回長沙之拙袖拊舞昌辰又遇颶風

漂至通州謝太守啓曰望斗極而乘槎初離下國指
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等句膾炙人口

獻日本車

元豐三年洪某獻日本車一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
知非禮本國所以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耳其知
禮如此洪武人以一言取重於中國可見辭命之為
重云

金富轍詩才

金富轍嘗朝宋宋帝愛其才以禮待之侍宴方醉帝
以六韵長句示之促令和進富轍不搆思援筆和進

其末句云無路少酬天地德惟將醉筆謝生成帝覽而嘉歎

朝宋賡詩

宋政和六年王遣知樞密李資諒朝宋謝賜大晟樂資諒至汴京帝御睿謨殿盡召一行賜宴仍製詩示之命和進資諒賡韻曰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天上賜花頭上艷盤中宣橘袖中香黃河再報千年瑞綠醕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叅盛際願歌天保永無忘帝見詩大加稱賞明日流傳諸鋪店至書之為簇掛諸壁上云

靖康之禍

資諒還宋帝密喻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
宜招數人與偕對曰女真人面獸心夷獠中最為貪
醜不可通上國宋偉臣曰女真珍奇雜出高麗交通
貿易資諒恐分利欲沮中國通信今不必借高麗可
遣一介招致後果交通竟致靖康之禍

女真寄書

政和七年金遣阿只等來寄書于我曰兄大女真金
國皇帝致書于弟高麗國王仍請和親大臣極言不
可至有欲斬其使者中丞金富徽上疏極諫以為非

計請權以濟道無致後悔宰樞無不笑排遂不答和使

托疾求醫

朱子語類曰方徽宗通好女真高麗有所聞欲納忠不可得遂托疾遣使求醫於本朝願得供奉中上所親信者遂擇二國醫以往至則館御供帳甚厚但經月無引見之意二醫恠之私自請於館伴一日得旨入見引至內庭盡屏左右諭二醫曰寡人非病也願有誠款願效於上國欲得附卿奏知幸密以聞女真人面獸心貪婪如豺狼安可与之共事今不早圖後

悔無及二醫歸俱奏本末徽宗聞之滋不樂且懼其語泄丞相童蔡輩乃為食於家召二醫食之食畢斃迎徽欽假途

建炎二年宋高宗聞金人遷二帝於五國城與本國相近遣刑部尚書楊應誠請假途迎二帝甚懇且曰若貴國或慮因此生事於金人應誠等只是持國書禮幣前去請和貴國發使先報金人聽其可否則無由生事然則不虧二百年忠順之義王以書答曰二帝遠征雖不能奔問臣子之心豈遑寧處皇帝初登寶位首遣侍臣欲令小國津發前去迎請二帝敢不

拜命然女真之始嘗臣屬我國隨我使入貢近者沒
陷大遼侵犯上國自此兵威益大抑令小國稱臣小
國不得已從之彼嘗疾我樂率上國近欲侵陵如聞
使節假途入境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報聘為
名假途入朝則我將何辭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則小
國之保全難矣應誠往復不已又荅曰小國與金國
疆場相接熟知情偽今使節由此而往則彼必由此
復禮又況其國東濱大海尤善於水戰彼托以復禮
審知淮浙形勢萬一具戰艦浮海而下襲其不意則
竊恐北若陸戰南若水戰首尾受敵為患必鉅事至

於此雖悔可追小國所以不獲奉詔者天地洞鑑不敢飾辭

武人書狀

紹興元年金主領兵三萬到東京朝廷莫測其意遣閤門祗候庾績名為持禮使如東京密探動靜不達而還冬復遣之時以武人崔逢深為書狀官諫官等奏曰武舉人書狀非其人恐生事不允

元時張原績被留

元時張原績以書狀被留三年同行人先還原績作詩送之曰三韓一介人暮雪江天去歸舟載太平此

外無他語元帝覽之命居學館與一時名儒相從講
論三年後得還本國

制置六衛

高麗太祖二年始置六衛每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
人鄭麟趾曰高麗太祖統一三韓始置六衛之號上
下相維體統相屬庶幾乎唐府衛之制矣逮至肅宗
東女真搆釁於是銳意捍禦日事鍊兵遂置別武班
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隸緇流莫不隸焉是雖不
合古制然亦用之一時而收效有足稱者柳馨遠曰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太祖置六衛令民二

十為兵給田十七結六十而免還其田穆宗時加鷹
揚龍席二衛為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
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

五軍之制

毅宗三年中軍兵馬使上奏曰古制云天子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請自今改五軍為三軍
制曰可

都摠制府

恭讓王三年省五軍為三軍都摠制府以我太祖為
都摠制使統中外諸軍事裴克廉為中軍使趙浚鄭

道傳為左右軍使

碧骨堰

新羅訖鮮王二十一年始聞碧骨池岸長一千八百步與地勝覽湖南碧骨堤有五渠一曰水餘渠二曰長生渠三曰中心渠四曰經藏渠五曰流通渠所灌土皆沃饒民多獲利

麗朝田稅

文宗二十三年定田稅以十負出米七合五勺積至一結米七升五合二十結米一石

投金江

恭愍王時民有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江兄恠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于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鄭夢周奉使入都

洪武五年遣密直司事洪師範司成鄭夢周等一百五十餘人朝京師賀平蜀兼請子弟入學還道大倉海中遭颶風船敗師範等三十九人溺死書狀鄭夢

周萬死乃生割轄而食者十三日帝聞之具舟楫取
來翌年秋乃還中書省移咨曰欽奉聖旨中國諸侯
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藩邦遠
國只每世一見所貢獻不過納贄表誠而已今高麗
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與中國相似難同他藩邦教
他依着三年一聘之禮或欲每世一見亦可方物只
將土產布子不過三五對

威化島倡義

洪武二十一年帝以鐵嶺迤北本屬于元並令歸之
遼東命立鐵嶺衛侍中崔蔭勸禍起兵攻遼師次于

威化島我太祖倡義回軍執黜瑩等遣朴宜中請殷
立衛之命帝優禮遣還時中朝聞本國之變將興師
問罪帝欲親卜于宗廟方致齋適宜中至遂罷齋自
恭愍薨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及李
穡為相曰今國家有釁非王及執政親朝無以辨之
王幼不能行即自請入朝昌及國人以老病固止之
穡曰臣以布衣位至極品常欲以死報之今得死所
矣設死道路以屍將命苟得達國命於天子雖死猶
生遂與李崇仁金士安如京師我太宗大王為書狀
官及至帝素間穡名引見數四禮待甚厚從容語曰

汝在元朝為翰林應解漢語稽遽以漢語對稽久未
入朝語頗艱澁帝笑曰汝之漢語故似納哈出稽出
語人今皇帝中無所主之主也帝之所問皆非我意
也時人譏之

立辛昌本末

洪武二十一年遣姜淮伯等請朝見帝諭旨曰高麗
臣子逐父立子請欲來朝藝倫大壞童子不必來朝
主廢在彼中國不与相干翌年又遣尹承順權近復
請親朝禮部尚書李源明詰之曰爾受國王之命而
為宰相爾不告王以爾爵私与於人人亦無王命而

私受於爾則國王其不罪之乎爾王受帝命承王爵
今不奏請私与其子是何禮耶帝旨曰高麗國中多
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
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童子不必赴
京果有賢智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於上造安民之
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連歲未朝又何厭哉
近中路開見帝旨既還先示李琳然後付都堂憲官
劾近罪欲置死地我太祖伸救得免

李仁任謚

辛昌即位初書敏修請禮葬李仁任遣臣吊誄追贈

典儀難之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不謚廣平誰敢為之獨至典儀謚曰荒繆

郭壯元墳

高麗元宗時郭麟自願使日本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倭人憾往歲東征留不還其存沒世不得聞後麟孫忠守作永慕亭權近題詩曰個儻壯元郎落落志節奇拜命使絕域國耳忘語私樓船去不返杳杳終難追瀕矣墳上艸西霏空離披自註云世言郭壯元墳在日本其草皆西向生云

鄭夢周聘倭

初通信使羅興裕僅得生還至是將報聘人皆厭避
權臣嘆夢周使聘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既至極
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
者援筆立就縑徒坐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翌年還
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報聘刷還俘人尹明安世遇
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久而稱慕不已至有齋僧
薦福者倭國僧玄教獻土物奉表曰天地嵩高而博
厚所以覆載萬物也日月麗明而騰照所以輝華萬
方也孔孟本仁而祖義所以教養萬俗也若此三者

古今罕有齊其功者也竊聞高麗國王殿下德普天
地明逾日月道起孔孟自古至今四夷萬國艸木禽
獸霈然沾其大恩大澤未有与殿下齊其功者也故
瑞應有感麟鳳呈祥郊藪和鳴伏念玄教遠居天下
夷地至陋至愚不堪荒服但遠啓封華千秋萬歲萬
萬歲禮小逃通悞之愆道本等言中國嘗責日本以
不稱臣之故我國對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豈一人
之天下終不稱臣今乃稱臣於大國乃慕義也

遼使口對

高麗肅宗七年遼使學士孟初至金仁存為接伴初

戲皆作謂之嘉俳是時負家一女子起舞歎曰會蘇
會蘇其音哀雅後人因其聲作歌名會蘇曲堯率歌
儒理王巡行國內存問賑給隣國百姓聞而來者衆
是年民俗歡康作此歌此歌樂之始

處容舞

處容之戲肇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現於開雲浦來
入王都好歌舞世宗改撰謠詞名曰鳳凰吟世祖增
其制而奏之初倣僧徒供佛羣妓齊唱靈山會伶人
各執樂器雙鶴人五處容假面十人皆隨行又作蓮
花臺戲池前置大蓮萼有小妓入其中樂奏步虛子

雙鶴隨曲而舞就啄蓮萼雙小妓挑萼而出跳躍而
舞有妓唱南無阿彌陀佛又唱觀音贊三周回匝而
出昌慶宮用妓樂昌德宮用歌童達曙奏樂各賜伶
妓布物為闢邪也觀火之禮軍器寺主之以厚紙疊
裡砲筒中納石硫黃鹽硝斑猫柳灰等物付火其端
則烟生火熾筒紙皆破聲振天地李齊賢作詩解處
容歌舞曰新羅昔日處容翁見說來從碧海巾貝齒
頰唇歌夜月鵲肩紫袖舞春風

百濟樂

智理山歌求禮縣人之女居智理山下有姿色盡婦

道王聞其美欲納之女作此歌誓死不從禪雲山曲
茂長有禪雲山百濟時長沙人征役過期不至其妻
思之登是山望而歌之無等山曲光州有無等山百
濟時城此山民賴以安樂而歌之

高麗樂

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人善習高麗部樂
賜衣服銀帶敕本道元豐間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
樂大抵中國之制中國使至常出家樂以侑酒月華
清慢麗末作其詞曰雨洗天開風將雲去極目都無
纖翳仲秋夜靜月華如水金屋樓臺清氣徹玉壺西

湖曲鮮于樞所作其詞曰西湖畫舫誰家女貪得纏
頭強歌舞安得壯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李齊
賢曰宋亡士族有以此自養者故傷之也耽羅此曲
極為鄙陋然可以觀民風知時變也太平簫鄭夢周
詠太平簫詩曰鳳管粧金口清商自此生一聲高撼
月六孔巧鑽星止作嚴軍令低昂動客情想看征北
日吹徹虜王庭

音樂

玄琴出於新羅伽倻琴出於金官大琴倣唐笛而為
之其聲最壯為樂之根本鄉琵琶亦倣唐琵琶其設

掛則与玄琴同典樂宋太平善彈其子田守尤妙絕
然比諸都吉善則不及也金臣蕃今之第一手也玄
琴有盲李班金自嚴善鼓典樂金福根樂工鄭玉京
尤善鼓有妓上林春亦寢近之伽倻琴則黃貴存者
善彈金卜山許吾李勝連徐益成金都致亦善

罪李仁任

右司議尹紹宗等上疏數李仁任之罪請斬棺瘞宅
以解祖宗之怒以快神人之憤其家舍奴婢財物一
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知奸賊誤國
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逃於天誅則為惡者懼為善

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矣疏奏只命禁錮子孫

高麗杖式

高麗杖式皆用金尺與唐律無異凡杖皆長五尺脊杖大頭圍九分小頭七分臀杖大頭圍七分小頭五分答杖大頭圍五分小頭三分較唐式長二尺辜限毆傷人以手足者限十日以他物者限二十日折跌支體及碎骨限五十日被傷日晚則至限日晚為凌禁刑以十直初一八十四五八二俗節慎日年骨日二日子午初諸察獄官先備五聽又驗證諸事狀疑似不首實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犯殺人罪初段堅問

九端隔三七日二段堅問十二端隔四七日三段堅問十五端外獄囚界首都護官州縣守令齊坐審勘
新羅科制

元聖王四年始定讀書出身科春秋左氏傳若禮記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讀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前此但以射選人至是改之

高麗科制

光宗九年命翰林學士雙冀知貢舉試以詩賦頌及

時務策取進士兼取醫卜等業御威鳳樓放榜賜甲
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及第自是取人
之法專在科舉其法大抵皆襲唐制冀屢典貢舉獎
勸後學文風始興李齊賢曰光宗之用雙冀可謂立
賢無方乎冀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
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宗之雅有用文
化俗之意而冀亦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
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云景宗十五年王
以業文之士纔得科名牽務廢業使年五十以下未
經知製誥者翰林院出題令每月進詩三篇賦一篇

在外文臣自為詩三十篇賦一篇歲抄付計吏進翰
林院品題以聞

百字科

李穡十韻詩序曰百字科未知所從起也近世以百
字科進者多矣悅軒趙先生簡九傑然者也自念辛
巳科余年十四亦由是科得為松亭門生平生雖無
可稱然比之六韻八脚亦不天地懸隔矣其於國家
設科取士之意又不至於大戾矣

放榜教書

林成槩撰放榜教書畧曰周道熾昌大司徒論陞俊

逸漢風熙盛公車府詔下賢良朕纂居大寶思振先
芬虛襟抱而時思闢架場而歲課覽某等詩賦辭涵
古今理貫神明孔翠羽毛自成於華彩珠璣光澤奚
暇於淬磨諒多秀越之稱合陟平衡之選毅宗三年
金富軾撰教書略曰宗周多士蓋由德行之興炎漢
得人亦本賢良之舉雖鑑照之間妍媸各辨而黜揚
之際糠粃在前

氏族赴舉

文宗九年內史門下奏氏族不付者勿令赴舉

簾前重試

高麗科舉制間歲試于所屬再試于學王親試以詩
賦論三題謂簾前重試

高孝冲諷詩

睿宗十五年王頗好聲色國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
詩以諷之王不悅赴舉命黜之遂下獄胡宗朝上書
營救乃釋之徐居正言韓愈感二鳥賦實諷憲宗喜
賢不如喜鳥也今孝冲見王喜聲色有感二女之詩
然喜女之害豈但如喜鳥而已耶王宜悔謝改行之
不暇遽命黜試又令下吏未知竟坐以何律也惜乎
王之不明也向微宗朝營救之力孝冲幾不免矣仁

宗二年高孝冲納卷于春官其首題曰寄語卷中詩
賦論与君相別在明春汝為秘閣千年寶我作青雲
第一人果擢龍頭

筆法

金生能書細而毫忽皆精杏村与子昂筆勢与之敵
柳巷其書適勁所書玄陵碑至今猶存獨谷縝密八
十書健元陵碑安平之書凜凜有飛動意崔興孝自
稱善書而字體麤鄙伯仲与姜仁齋鄭東萊號一時
善書

畫法

恭愍王畫格甚高魯國大長公主真釋迦出山像皆
王手跡尹評者善山水然無奇趣至本朝有顧仁者
自中國來善畫人物安堅崔涇皆入神妙其他洪天
起崔渚安貴生之屬雖名山水而皆庸品惟士人金
瑞之馬南汲之山水稍佳姜仁齋天機高妙有裴連
俱善山水人物李長孫吳信孫秦四山金孝男崔叔
昌石齡今雖有名而未可與論畫域也

芍藥應製

李仁老破間集曰皇甫倬十舉擢第毅宗遊上林賞
芍藥成一什侍臣莫有賡載倬即進一篇云誰道花

無主龍顏日賜親也應迎早夏獨自殿餘春午睡風
吹覺晨粧雨洗新宮娥莫相妬雖似竟非真王大加
稱賞後擬館職王曰莫是其進芍藥詩者耶遂命置
東館

任濡門生

康宗七年平章事任濡位冢宰時門下趙冲以大司
成典試領門生往謁李仁老作詩頌之云十年黃閣
佐昇平四闢春闈獨擅盟國士從來酬國士門生今
復得門生

代父行隊

高宗四年江東之役金之岱父隸軍隊之岱以太學生代父行隊本皆於楯頭畫奇獸之岱獨書一絕云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難修元帥趙冲點兵見而驚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岱擢第一

龍頭會

舊例龍頭會他客不得參皇甫壯元瓘設此會金仁鏡以第二人未得注乃著一絕寄之云聞道君家有貴賓桂林渾是一枝春如今未得參高會却恨當年第二人壯頭金君綏和之曰莫將金榜較嘉賓八律

花枝次第春正月尚寒二月晚芳菲三月最宜人蓋以正月比壯頭二月比亞元三月比探花也

崔文憲門生

崔文憲所貢十四人乙科三人金無滯李從現洪德成同拜尚書李象廷崔尚崔有孚相繼為叅政金淑昌金正金良贄吳學鱗并為學士世號尚書榜大康九年癸亥同榜無達官李資玄郭興皆棄官為處士時號處士榜

科場糊名

元宗十四年始定科舉糊名之法

黃牌

李晬光曰登科者紅紙題名自宋已然而按高麗忠烈王時趙簡為第一人及第賜黃牌以此觀之前朝則似用黃紙矣但高麗史凡登第給紅牌云黃則無乃出於特命耶

十五登第

忠烈王二十七年散騎常侍鄭僖掌成均試時負能角藝者聞李齊賢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及榜出齊賢果為魁時年十五是歲密直使權溥典禮聞齊賢又中丙科溥以女妻之

紅粉榜

德宗試國子試至恭愍王廢而不行及禡時復試成均試是時代言尹就掌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為紅粉榜

門生掌試圖歌序

序曰菊齋權政丞集光廟設科以來座主壯元姓名為一卷又集父子孫相繼掌試者及座主无恙門生掌試者為圖於後題曰桂苑錄四百餘年文會之盛粲然在目門生座主恩義之全足以培養國家之元氣而詩書之澤詞翰之華雖百世可無替也柳璩之

掌試也其座主任平章景肅解所帶烏犀紅鞵以帶之曰卿門下有如卿者出方知吾今日之心也此又紅鞵授受之所起也距今癸亥一百二十餘年吾門生廉廷秀掌試成均醴泉政丞權公之外孫也予以成均座主松亭金先生所留犀帶与之松亭所親受於醴泉也

銓選之弊

李齊賢曰德陵初罷政房文銓武選委之選揔府而首亞相顧之庶幾有復古之望矣一二腹心熟於銓選者兼之久不易於是頑鈍無恥輕薄冒進之徒乘

機而效尤使復古之美意徒為文具此又可歎也施
及毅陵之季日甚一日紫泥之封塗抹於宦寺之手
黑冊之謗流播於婦兒之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其此之謂乎

武科之始

睿宗四年置武學曰講藝齊試取韓自純等仁宗十
一年罷武學取士法恭讓二年初設武科都評議事
司奏文武不可偏廢請於寅申巳亥年設武科取通
兵書精武藝者永為定式王從之

雜科之始

光宗九年雙冀知貢舉取醫卜等業穆宗初地理學生滿十年者許脫麻醫卜業生在學滿二十年年踰五十者并許脫麻

東國太學之始

新羅真德女王二年金春秋如唐詣國學觀釋奠而還東國始知有釋奠之禮神文王二年立國學新羅有國三十代至是始置國學

東國之師

神文王十二年擢薛聰高秩聰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訓導後生聖德王十六年太監守忠回自唐上

文宣王十哲七十二弟子畫像命置太學景德王六年以國學改為太學監史臣權近曰景德王五年始置諸博士其時強首薛聰輩通曉義理以方言講九經訓導後學為東方一時之傑而其季葉有崔孤雲者精敏好學遊於中國同時齊輩盛稱其文章可謂尚友天下士矣新羅在三國時文獻可稱然當初立國政令制度不本文教其後雖慕華風僅有一二之可觀云

始韋太學

景德王二十四年韋太學命博士講尚書惠恭王十

二年幸國學聽講以太學監復為國學以周易尚書
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高句麗小
獸林王二年立太學教子弟立國四百餘年至是始
立太學高麗太祖十三年幸西京創置學校成宗時
令諸州郡縣選子弟詣京習業二年博士任成老至
自宋獻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
記一卷六年教曰有虞開上下之庠夏后置東西之
序殷修兩學周立二膠君臣父子咸知愛敬之風禮
樂詩書足創經綸之業寡人纂承累聖之鴻基奄有
三韓之王業欲使俗變澆漓人知禮讓杏壇槐市增

多鼓篋之徒米廩稷簋有橫經之子今選通經閱
籍之儒溫古知新之輩於十二牧各差遣經學博士
一負勤行善誘好教諸生於戲懷才抱器事君王則
忠之始也立身揚名顯父母則孝之終也若有瑩窓
勵志鱣肆明經孝悌有聞者可令其牧宰具錄薦貢
京師文宗十五年王幸國子監謂侍臣曰仲尼百王
之師敢不敬遂再拜

藏書之始

成宗九年置脩書院于西京教曰秦皇御宇焚三代
之詩書漢帝應期闡五帝之載籍國家草創之始羅

代喪亡之餘烏跡玄文燼乎原燎龍圖瑞牒委於泥
塗累朝以來續寫遺篇連書闕典寡人自從嗣位益
以崇儒欲收四部之典籍以畜西京之府藏青衿無
闕市之勞絳帳有執經之講使秦漢之舊俗知鄒魯
之遺風識父慈子孝之常習兄友弟恭之懿宜令所
司於西京開置修書院令諸生抄書史籍而藏之令
御史選官奏差

儒門十二徒

文宗時衣冠子弟凡應舉者必先肄業徒中而學焉
每歲暑月借僧房結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才贍而

未官者為教導其學則九經三史之間或先進來過
乃刻燭賦詩榜其次第呼名而入仍設酌童冠列左
右奉罇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觀者莫不
嘉嘆其十一徒曰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称熊川
徒曰匡憲公徒叅政盧朝曰南山徒祭酒金尚寔曰
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曰文忠公徒侍中殷鼎曰良慎
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曰貞敬公徒平
章黃瑩曰忠平公徒柳監曰貞憲公徒侍中文正曰
徐侍中徒徐碩曰龜山徒未詳并文憲公徒世称十
二徒儒門十二徒各置齋有多有少每夏一集肄業

名曰夏天都會

養賢庫之始

肅宗十四年始於國學立養賢庫養士自國初肇立
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宗將欲教育而
未遑王銳意儒術詔有司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
武學十七人以近臣管勾事務選名儒為學官博士
講論經義以教導之文風稍振

釋奠之始

仁宗七年王幸國學釋奠于先聖命儒臣會諸生講
論經學

安裕議置國學

高宗三十年贊成事安裕建議置國學贍學錢裕憂
學校日衰議西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才今
養賢庫殫竭無以資教養請百官出銀布有差以爲
贍學之資王亦出內庫財以助之密直高世以武人
不肯出錢裕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
於父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生徒則
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卽出錢裕又以餘貲
付博士金文鼎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
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六月國學大成殿成初

元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矣泮宮制度勸王重新
文廟以振儒風至是乃成王詣國學諸生與冠服迎
謁於道獻謠謠王入大成殿謁先聖命密直使李混
作入學頌林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

納婢成均館

安文成公裕施納奴婢於成均館文成子孫入學奴
婢曰此吾主也館官待之異於他生

考閱新購書

忠肅王時贊成事權溥与李瑱權漢切等會成均館
考閱新購書籍且試經學成均館提舉司遣博士柳

衍學諭俞迪購書籍于江南判典校寺事洪濬以太
子府叅軍在南京遺行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
籍一萬八百卷而還元又遣使賜王書籍四千七百
一冊皆宋秘閣所藏也

益齋問答

上王鄧忠問李齊賢曰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
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也對曰昔太祖經綸
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
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綵帛以勸頒廩
祿以養可見用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

國學外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
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玉石俱焚
其脫身虎口逃遯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
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
學之士無所於學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
從釋子學其源如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奠六藝
明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齊賢
嘗曰國家用兵策二十年士皆衽金革操弓戈挾策
而讀書者十不能一二而先輩老儒物故且盡六籍
之傳不絕如綫大德未安文成為宰相葺國學修庠

序舉李晟秋適崔元冲等一經置兩教授令禁學內
侍五軍三官七品以下至內外生員皆從而聽習又
間故郎中俞咸者居泗川能讀史漢驛召至京遣尹
莘傑金承印徐謹金元軾朴理等受其說於是縫掖
薦紳之徒多以通經博古為事周世鵬曰公之所向
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益齋圃隱諸公皆餘波所漸
涵來二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
力公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是獨不可以從祀乎嚴
史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

明倫堂授業

恭愍王時創成均館于崇文館之舊址以李穡為兼
大司成鄭夢周為博士先是館生不過數十穡與夢
周等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於是學者
全集相與觀感程朱性理之學始興焉夢周迎日人
襲明後也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夢周講
說發越超出人意間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
不昭合諸儒尤加嘆服李穡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
說豎說無不當理推為東方理學之祖先是國俗喪
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廟奉
祀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興儒術

文章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雖能詩句而意不精雖
工四六而語不整金富軾瞻而不華鄭知常曄而不
揚李奎報能捍闔而不斂李仁老能鍛鍊而不敷林
椿能縝密而不關稼亭能的實而不慧益齋能老健
而不藻陶隱能醞藉而不長圃隱能純粹而不要三
峯能張大而不檢世稱牧隱能集大成詩文俱優然
多踈鄙之態陽村春亭不及牧隱而春亭尤卑弱

益齋太祖紀年

文忠公李齊賢病國史不備嘗與白文寶李達哀作

紀年傳志齊賢起太祖至肅宗文寶僅草睿仁二朝
達哀未就藁南遷時皆散逸唯齊賢太祖紀年獨存

高麗實錄

忠烈王三十三年遣直史館尹頌奉先代實錄一百
八十五冊如元初直史館吳良遇撰國史至是以前
王命送于元時人皆不可曰祖先實錄豈宜出之他
國乎史臣徐居正曰實錄記祖宗行事之跡其善惡
得失豈無為祖宗可諱者耶有可諱者則雖後嗣子
孫尚不可忍見況可使聞於他國乎自古列國諸侯
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

宣之不思也

朱彝尊書高麗史後

朱彝尊書高麗史後曰觀其體例有條不紊王氏一代之文獻有足徵者卷中樂志歌辭率本宋裕陵所賜大晟府樂譜忠烈王四年二月令境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創十六年九月百官始著笠朝謁此元史所不載至若庚申君遁沙漠之後君臣事跡不得而詳高麗間猶通使稱為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洪武三年庚戌四月殂落國人追謚曰惠宗即順帝也其子嗣立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

年號國人不允後二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紀年天元
辛禍遣永寧君王彬往賀相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
謚為昭宗者也凡此明之載籍皆隱而不書籍其史
略存事跡後之論世紀年者所當述也

三韓之地

李齊賢曰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
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鴨綠以南大抵皆
山肥膏不易之田絕無而僅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則
其利害比之中國也相萬也太祖繼新羅衰亂泰封
屠羣之後萬事草創日不暇給止為口分之法歷四

世景宗作田柴之科雖有踈略亦古者世祿之意至
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與夫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
不可論也後世累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
以經界為急撓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
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力行之
也

宿衛

恭愍王元年宰樞以倭賊近境慮草賊請令各司官
吏一人令史一人備弓矢宿衛從之李進修曰侍衛
之於宮闕猶四支之於身體仁義識理者為最勇敢

者次之不拘文武耆德其有八上將軍十六大將軍
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屬之訓練士卒
嚴明器械更日侍衛稟行軍令又兼管中外帥府則
其於軍國重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身安而事舉
矣

戶口

新羅戶口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六戶高句麗二十
一萬五百八戶百濟十五萬二千二百戶

萬積之變

麗神宗元年私奴萬積等六人樵于北山招集公私

賤隸謀曰自庚癸以來朱紫多起於賤隸將相寧有種乎乃剪黃紙數千皆鈹丁字為識約以作亂殺崔忠獻仍各格殺其主焚其賤籍使三韓無賤人則公卿將相皆可得矣韓忠愈家奴順貞告變捕萬積等百餘人投之江賞順貞銀八十兩免為良靖宗五年立賤者随毋之法

糶糶之始

高句麗故國川王十六年命有司每年自春三月至秋七月出官穀以百姓家口多少賑貸有差至冬十月還納以為恒式内外大悅是為後世糶糶之法高

麗顯宗十四年判凡諸州郡義倉之法用都田丁數
收斂一科公田一結租三斗二科及宮寺院兩班田
租二斗三科及軍其戶丁租一斗已有成規脫遇
歲歉以此救急至秋還納宣宗七年教吏民於丁卯
年借貸新興倉穀米未還者咸使蠲免仁宗五年詔
無以官庫陳穀抑配貧民強民取息明宗十八年制
倉穀本為百姓種子日料春頒秋斂貴得成實因此
失農非先王為民制法之意也若有糟糠相半監收
不實則以其罪罪之忠宣王即位初設典農司有備
倉以裴達芝掌其事召諸道務農使李厚陸希勢崔

伯倫等諭之曰予所以置典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
與民糴糴以周其急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
得乎

解由

恭讓王三年頒京外官解由之格韻玉曰國朝京外
官吏遞代時所掌之物無虧欠者給解由除職考滿
除職曰解歷其殿最曰由

新羅官職抄

南史新羅官名有子貢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

壹吉早支奇貝早支新唐書新羅官有宰相侍中司
農太府令凡十有七等建官以親屬為上其族名第
一骨第二骨以自別韻玉曰新羅官名有阿餐或云
阿干又或云闕粲以餐干粲三字皆聲相近也又有
級粲伊粲沙飡等號又曰羅制有青位赤位後以青
位改為判官赤位為錄事

封君之始

新羅號真骨高句麗神大王以其姪鄒安為讓國君
封君之制始此高麗初宗親稱院君大君顯宗以封
公侯下者為元尹正尹或有兼尚書中書令又或帶

太尉司徒司空忠宣王改官制定大君院君諸君元
尹正尹忠宣王敬曰元尹正尹古之高爵自今宗親
除之者坐於政丞之上異姓坐於本品之列恭愍王
復置公侯尋復用忠宣之制

相府

執事省新羅置執事省掌機密事務本名稟主廣評省
弓裔泰封依國制置廣評省三師三公高麗置三師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無其人
則闕文宗定三師三公各一人門下府高麗初置內議
省掌百揆庶務其郎舍掌諫諍封駁有內議令內議舍

人成宗改為內史門下省內史令門下侍中內史侍郎
平章事門下侍郎平章事內史舍人穆宗置叅知政事
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門
下錄事內史注書文宗改為中書門下省中書令門下
侍中各一人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各一
人又於中書門下各置平章事叅知政事一人政堂文
學知門下省事一人左右常侍直門下一人左右諫議
大夫各一人中書舍人各一人起居注起居郎起居舍
人各一人門下錄事中書注書各一人忠烈王改為僉
議府左右僉議中贊僉議侍郎贊成事僉議贊事僉議

叅理叅文學事知僉議府事又改為都僉議使司領
都僉議使司事都僉議侍中後改為左右政丞中護
評理知門下左右司議大夫給事中
都僉議舍人左右
獻納左右正言都僉議錄事都僉議注書叅
愍王復稱中書門下省復文宗舊制別立尚書省又稱都
僉議府後改為門下府領門下門下左右侍中門下
贊成事門下評理政堂文學知門下府事左右散騎
常侍直門下司議大夫門下舍人左右獻納門下錄
事門下注書辛禍改領門下為判門下

栢府

顯宗七年以吳膺甫為司憲大夫徐訥為中丞時稱
得人臺庭栢樹枯死有年至是復生

寄宰相書

忠惠王時李穀寄宰相書曰盖用人不問邪正不論
高下唯貨是視唯勢是依附已者雖奸諂而進之異
已者雖廉謹而退之用人不既易乎用人易故政日
亂政亂故國隨以亡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為有能有
勢為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為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
論為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比聞諸公所
以輔政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

者實執其權既斥惡小而大者不悛其惡既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丞相委任之意

罷詞林學士

忠烈王賜朴全之吳漢卿李瑱權永紅韃辛詞林院與四學士商確政理手賜酒食至夜分紅燭歸家

敏王詩

高麗惠宗面有席紋故世稱敏王有詩曰濯錦江邊舅氏鄉興龍寺裡諱祥光至今父老懷遺德簫鼓權娛敏大王

宗親不任以事

李齊賢曰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
謂同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為公其次為侯疎者
為伯幼者為司空司徒內足以羸其生外足以尊其
勢不使之莅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恭讓王時
憲府疏曰宗親不任以事古之制也近年多帶成衆
受馬倉庫宮司提調乞皆停罷以尊王親其元尹正
尹年滿十五歲許除授其未滿者雖判下毋得受祿
從之

書筵官分四番

忠穆王日御書筵分書筵官為四番更日侍讀密直
提學李仁復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
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負西府不可竟
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
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等又進言王之有
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成寶器人君豈皆無失必
待良臣啓沃然後能成聖德因曰臣等不佞侍講之
時宜令松壽常在左右講廟道義王從之

經筵斥佛

王御經筵鄭夢周進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

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
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
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
木食觀空寂滅為宗是宣平常之道時王欲迎曹溪
僧粲英為師故夢周語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

弘文館沿革

麗史曰諸館殿學士廢置沿革未詳率皆選文臣之
有才學者入衛兼帶以備侍從成宗以崇文館為弘
文館置學士文宗定官制諸殿太學士秩從二品學
士正四品睿宗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改文

德殿為修文殿延英殿為集賢殿文德延英古有太
學士學士今隨殿改號神宗令凡帶學士職者並許
叅侍臣之例舊制雖帶學士非臺諫知制誥則不與
侍從至是中書奏改之忠烈王置弘文館學士直學
士又置崇文館學士仍改修文殿為館尋復改為殿
改學士為司學後並廢之置右文館進賢館併右文
進賢館於文翰署尋復置右文館大提學提學直提
學進賢館大提學提學直提學恭愍王廢兩館置修
文殿集賢殿太學士直學士後置右文館進賢館大
提學提學直提學復置修文殿集賢殿例改提學為

學士復置右文進賢館改學士為提學







